

小句中枢与全译关系研究说略

——小句中枢全译说研究之一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从三语角度分析认为小句是全译的中枢单位, 建构了全译的小句类型体系, 并对小句与全译的关系研究作一述评, 文末提出了小句中枢说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 小句中枢; 全译单位; 翻译机制

中图分类号: H359.9

文献标识码: A

1 小句中枢说三语印证

我们的观点是: 小句在全译中居中枢地位。因此本文选定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语言: 汉语、英语和俄语, 正好与分析语、分析—综合语和综合语形成对应, 在语言类型学上能反映语际转换的共性问题, 三语之间的转换研究, 可以更充分地论证小句中枢全译说。

1.1 小句中枢说

“小句中枢说”是邢福义在《小句中枢说》(1995)和《汉语语法学》(1996)中提出的建构汉语语法学系统的理论假说, 并由此演绎出了汉语语法学的学科体系。

小句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它首先指单句, 其次指结构上相当于或大体上相当于单句的分句。小句中枢说指小句在汉语各类各级语法实体(语素、词、短语、小句、复句、句群和句子语气)中占中枢地位的学说。小句居中枢地位, 是因为1)小句所具备的语法因素最齐全; 2)只有小句与其他实体都有直接联系, 处于联络中心; 3)只有小句能控管其他语法实体, 成为其从属或依托的核心实体: 句子语气粘附于小句, 复句和句群依赖于小句, 短语从属于小句, 词受控于小句。

1.2 从英语角度看小句中枢说

20世纪最权威的英国语言学家 R. Quirk 等著《英语语法大全》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 “语法是语言的核心, 语言组织和用法的方方面面以之为核心构成整体”, 而“小句, 尤其是独立小句, 是在许多方面比句子界定更明确的单位”。因此该书专辟第2—11章, 1141页(全译本正文2090页), “集中讨论作为语法核心部分的简单句”。(R. Quirk et al 1985: 47)原著中提到的 clause (小句), 国内也译作分句。

韩礼德(M. Halliday 1985)也认为话语的基本单位是小句, 它具有三种功能: 达意功能、人际功能和成文功能。

1.3 从俄语角度看小句中枢说

20 世纪最权威的苏联科学院两卷本《俄语语法》第二卷《句法学》(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80: 1, 7) 开宗明义: “在语法体系中句法学占有中心地位。” “句法学的中枢单位是简单句, 因为……它是形成复合句和任何扩展性语篇的基本单位, 又是词组和词首先得以形态化的结构。”俄语的简单句相当于汉语独立小句和分句化的简单句。

2 全译对小句的分类

汉英俄三语小句与小句间的组织规律各有特色, 句群组织规律有待进一步比较研究, 仅复句之间就有基本的不同, 正如李宇明(1997)所说, 汉语复句的构造与西方语言很不相同, 西方语言的复句基本上采用“单句模式”, 把“子句”通过一定的结构手段嵌入单句之中, 而汉语则是把单句分句化。

尽管如此, 20 世纪汉英俄三语最具代表性的语法巨著均认为小句在语法体系中占中枢地位。综合三语关于小句中枢的学说和全译转换的机制, 本文将小句确定为四小类: 独立小句、半独立小句、非独立小句和潜在小句。前三类取语言视角, 是显见的类型, 最后一类取思维视角, 是潜藏的类型。换言之, 据邢氏小句定义, 第一类是小句的正体, 完全符合所定的小句特征, 后三类是小句的变体, 只符合小句的部分特征。潜性显性结合, 正体变体互补, 基本反映了全译中的小句类型, 构筑了全译的小句类型体系。

储泽祥(2004)最近研究认为, “小句包括: 分句; 单句; 居于宾语、补语、主语或谓语位置上的可以独立成句的主谓结构体; 紧缩句。后两者是不典型的小句。最典型的小句是传统所说的分句, 其次是单句。”典型与否, 可能是从使用频率上判定的。如果根据邢氏定义特征从外部言语层面看各类小句的典型性, 则是独立小句>半独立小句>非独立小句, 而潜在小句不可与前三种比较, 单独属于内部言语层面。

2.1 独立小句

独立小句相当于简单句、紧缩句、连动句和兼语句, 可能包含非独立小句。这类小句在三语中大量存在, 以句末点号为标志, 很好识别。如例(2)和例(3)是简单的独立小句, 例(1)是含非独立小句“我读书”的复杂小句。

- (1) 我读书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 (2) I am reading.
- (3) Я читаю.

2.2 半独立小句

半独立小句相当于复句中的分句, 在三语中最多, 以句中点号或/和句末点号为标志, 或者以关联词语为标志, 较易识别。如下面各例均含有个半独立小句。

- (4) 我读书, 他写字。
- (5) I am reading, but he is playing football.
- (6) Я читаю, а он пишет.

2.3 非独立小句

非独立小句相当于充当句子成分的主谓短语。这类小句有句子形态, 没有独立的语气或/和成句的标点符号, 整个融入句中, 失去了独立成句的资格。如下面各例中划线部分均为非独立小句。主谓短语具有陈述关系, 表达的是一个命题, 所以例(7)可表达为“我知道, 他没有来”或“他没有来, 我知道”。例(8)中 he was mixed up with 是句子, 也是主谓短语, 但在句中作 the people 的定语。例(9)中 который был издан вчера 单独是简单句, 但入了复句, 不再是简单句, 而是 журнал 的定语。

- (7) 我知道他没有来。
- (8) His parents disapproved of the people he was mixed up with.

(9) Студенты читают журнал, который был издан вчера.

2.4 潜在小句

潜在小句，指词或短语在思维中完形而成的小句，也称思维小句。它在语表上不成形，仅以词或短语形式显现，但在思维中通过自身变换或与句中其他单位组合，在语义上完全可以成为独立的表述，在思维中成为独立的命题，若再现出来，就是一个小句。如：

(10) 落落大方的张家小姐常常受到邻里的夸奖。

(11) I heard of the doctor's arrival. (我听说医生来了。)

(12) "Never mind the postage, but write every day, you dear darling," Said the impetuous and woolly-headed, but generous and affectionate Miss Swartz. (施瓦滋小姐说：“别计较邮费，天天写信给我吧，宝贝儿。”这位头发活像羊毛的小姐感情容易冲动，可是器量大，待人也亲热。)

(13) Мы рады вашему приезду. (你们来了我们感到很高兴。)

例(10)中“落落大方的张家小姐”是定心短语，具有修饰关系，可转为主谓短语“张家小姐落落大方”，潜在小句转换为独立小句，入复句，原例就由小句成了复句“张家小姐落落大方，常常受到邻里的夸奖”。例(11)，the doctor's arrival 是名词短语，实际是一个命题，可转为主谓短语 The doctor(had)arrived. 例(12)，四个定语 the impetuous, woolly-headed, generous 和 affectionate 共同限定中心词 Miss Swartz，译者没有一律译作汉语的前置定语，而是将 woolly-headed 保留在定语位置，将 the impetuous, generous 和 affectionate 分别与中心词 Miss Swartz 组配，形成命题，显现为三个小句：“小姐感情容易冲动”、“可是器量大”和“待人也亲热”。例(13)，ваш приезд 是俄语名词词组，实际构成一个命题，可转为主谓结构 вы приехали，具有小句的基本特征——述谓性，译作“你们来了”，而不是“你们的到来”。

3 小句与全译关系研究说略

专门、明确而全面地以小句作为全译中枢单位的论述还没有，小句与全译的关系研究都含在全译单位的讨论之中，在变译理论(黄忠廉 2002)提出之前，讨论翻译不言而喻大都指向全译，这是一点交待。全译变译是一对新翻译范畴，这一划分有助于认识翻译的本质，相应的单位研究也会专门化，具有针对性，变译的中枢单位是句群，(黄忠廉 2003)而全译的中枢单位是什么，需要专门研究。

3.1 全译单位研究简述

3.1.1 多层单位观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均把语言单位引作翻译单位，典型的是苏联语言学家巴尔胡达罗夫(A. Бархударов 1975: 174-190)的六分法：音(字)位、词素、词层、短语、句子和话语。国内许多学者借用或修改巴氏分类法，如王德春(1984)提出七分法：音(字)位，词素，词，熟语、词组、句子和话语；奚兆炎(1998)认为应在高于句子的层次上翻译。

司显柱(2001)提出翻译单位多元互补论：翻译单位是个系统，包含多个要素，各个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依存。申连云(2004)认为翻译单位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任何语篇片段，大到语篇，小到词都可能成为一个翻译单元。

3.1.2 唯一单位观

这种认识倾向性很强，认为翻译单位只是某种语言单位。胡凌鹤(2003)通过实例分析，说明在汉译英交传中理解和传递在小句层次上进行。邓红凤、刘艳(2004)认为，以独立句子为翻译单位可以有效地解决基本的翻译问题，达到翻译的目的。译文中出现的误译，绝大多数不是因语境的缺失造成的。以句子为翻译单位的绝大多数译文仍是可以被接受的，是能

够基本传达原文意义的，这与同声传译的现象也是相符合的。

有人认为单位是段，“把段落作为语篇翻译的语篇单位是经得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验证的。”（王云桥 1998）郭建中（2001）认为，讨论翻译单位一要有理论依据，二要考虑需要转换的特定的一对语言，其划分应易于分析和操作，汉英翻译以自然段落为翻译的分析和操作单位。刘士聪、余东（2000）认为小句、话语或语段作翻译单位在可操作性上略嫌不足，而语篇一般很长，在处理语篇较长的问题时，不妨用主/述位作为沟通语篇的单位。结构上，主/述位对句子有构建意义；语篇内，通过主/述位分析语篇衔接，确定句内信息的性质及其交际功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原文。

3.1.3 基本单位观

有的学者比较策略，并不把翻译单位定为一尊，而是在多层单位中选其一种或几种，定为基本单位，即主要单位，向真理逼近了一步。如李爱玲、武景全（1995）说，无论译家论家取何种主张，发表什么高论，一动笔翻译或议论起来，都是以句子为基本单位或者说是以句本位翻译为对象、为出发点、为归宿的。

司显柱（1999）则主张以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柯飞（2000）认为：“国内外研究者皆表明，小句似乎是较理想的翻译单位，因为在小句这一层次最有可能把‘意义对应翻译’同‘结构对应翻译’联系起来。”对翻译单位，汤荇（2001）理解为“基本翻译单位”，或者说是“最易操作且最为合理的翻译单位”。翻译单位是语言转换单位，就不是一个成分单一的概念，她认为翻译单位的内涵应该是：译者进行翻译思维时“瞻前顾后”的思维跨度。谭晓丽（2004）也认为小句作为话语翻译的主要转换单位是完全可行的。

3.1.4 中枢单位观

吴新祥、李宏安（1990：33）认为翻译要以篇章为单位，从宏观篇章着眼，从微观词句着手，以句为轴心，尽可能在原作与译作篇章言语各层次之间找到最大的等值转换关系，认识到局部语言因素要服从篇章的全局，词服从于词组，词组服从于句子，句子服从于超句体，超句体服从于篇章。1992年罗选民已走近了小句中轴全译观，他认为小句是话语层翻译的基本转换单位，小句的转换必然包含其中的词和短语等的转换，小句里的词自始至终服从小句。湛朝虎、周江林（2001）认为语素、词汇、短语、小句、句子、段落、篇章各种形式化结构体都可能成为翻译单位，并且认识到，在语际转换中几乎任何一种语言形式都潜在地具备转换成小句的功能。

中枢单位观中已露出以小句为中枢单位的端倪，但没有充分论证，也没有系统地表述出来。周迈（1997）则向小句中轴全译观逼近了一步，他认为在英汉互译中，有可能出现结构单位升降现象，即汉语小句可以转换成英语的句子甚至是句群，又可以降级译成词组的现象。司显柱（2001）肯定地说，“大凡所有有过亲身翻译实践的人都知道……事实上也做不到只在一种翻译单位上展开，而必然要依时依地，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单位之间切换。”周方珠（2004：130）把翻译单位定为五种，可以而且必然是经常相互转换，这种转换可以呈上升式，如词在译文中转换为短语，短语转换为从句，从句转换为句子，或越级转换，由词转换为从句或句子。

黄忠廉（2004；2005）明确提出了小句是全译的中枢单位的观点：全译微观过程包括理解、转换和表达，全译基本单位有：词、短语（固定短语+一般短语）、小句、复句、句群。转换是全译的轴心，小句占转换的中枢地位，所以小句是全译的中枢单位，全译围绕它而展开：词的翻译受控于小句，短语翻译从属于句，复句翻译依赖于小句，句群翻译寄托于小句，它在全译转换中最自由最灵活，负载的功能也最多。由小句切入全译理论研究，从语言科学和思维科学角度探个究竟，能揭示全译的奥秘。

3.2 简评

全译单位的划分与对全译过程的认识相关。传统认为全译过程只有理解与表达，所以全译单位等于语言单位。忽略了语际转换过程及其思维过程，对单位的认识也就偏颇。

3.2.1 偏执一端 人们力求找到一以贯之的单位，欲在某一层级建立全译单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这可以理解，但容易偏执一端，陷入以偏概全的境地。如认定全译以句子为单位，就忽略句际的衔接与连贯。再如，否定任何一种语言单位用作贯穿全译的单位，同时也否定了将其用作全译单位的可能性。

3.2.2 窄偏玄泛 窄，即将全译单位定得太窄，没有如实描写全译单位的数量。偏，即远离了全译的中心单位，如只以主/述位为单位，似乎未抓住全译的实际单位。再如只把整个篇章定为翻译单位，不便于操作。玄，即提出的全译单位深奥或虚幻，不可靠，更不利于操作。如以整个意义为以翻译单位，更有甚者，国外有人提出要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我们也不假思索就照搬，真有点玄。泛，指对全译单位空论一番，论述不深入。如只说要在高于句子的层次上全译，究竟有哪些，如何运作，并未见深入研究。

3.2.3 盲人摸象 全译是语际言语活动，全译的微观过程应包括理解、转换和表达，环节不同，所用的单位有所侧重。此外，整个全译过程，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环节是“转换”。一定时期内或者在研究之初，出现盲人摸象是必然的。如果把各个侧面摸准了，也有其贡献，有利于反映事实，只是最终不要摸其一面，而否定其他，最好是统观全面，逼近全译的真实。各执一端，互不相容，似乎抓住了真理，殊不知正在远离真理。

有些数研究者还驻扎在以笔译为研究的阵营，对口译，尤其是同传现象没有研究，对心理事实缺乏一定的了解。而口译是最能反映翻译真谛的领域，所以关于全译单位的各种主张不仅缺乏相容性，更缺乏全面性，其原因正在于此。

3.2.4 表述不一 有的研究者并不是没有找准研究单位，只是表述不周全，甚至是自相矛盾。如有人认为以独立单句为翻译单位可以有效解决翻译问题，但又说翻译单位可以是词、句、段落，甚至是语篇。再如有的学者反复主张以语篇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即语篇是翻译的主要单位，后来却批评说那种认为翻译单位只能是或主要是句或段、而不是词或章的排他性提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这也表明作者的观点在发展。

3.2.5 动态不足 汤着（2001）批评说，把翻译单位看作单一静态概念，将其等同于某一语言单位，把问题简单化了。即使讨论动态性，也只是说该用什么单位时用什么单位，很少论及其中枢单位以及单位间的转换关系。罗选民等（2001：68-75）曾研究小句在话语翻译中的转换问题，认为话语翻译的转换单位是小句，而非词、短语或句子，小句在话语的功能系统中能灵活对等地转换。这一研究从动态的角度切近了全译的转换实质，但尚需展开。

4 余论

由上可知，全译单位及其转换关系是全译理论研究的关键，国内外同仁绝大部分是从语言学的静态角度研究全译单位，有少数人从思维活动和言语交际的动态角度研究全译单位，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全译是一种言语活动，如何把各个单位动态地串起来，由什么串起来，从它们与全译整个过程等方面的关系的角度作全景式研究，尚未见人尝试。1950年代以前，人们长期忽视翻译活动的理论研究。（许钧 2004：33）若对五十多年来以全译为主的研究活动进行反思，避开热闹，求研究的细化与深入，切入口选在全译理论研究的核心层面——全译转换机制。

邢福义（1995）提出的“小句中枢说”是动态地考察语言各单位的假说，在英俄语中也有其共性因素，将之演绎于全译研究，可为全译理论研究推开一扇新窗。英俄汉三语均以小

句为中枢单位,小句在英汉互译、俄汉互译、英俄互译中纵横捭合,是任何两种语言之间全译的焦点。因此,聚焦小句,以之为中枢单位揭示全译的奥秘,也就成了小句中枢全译说的内涵:小句中枢全译说是研究小句在全译的理解、转换和表达过程中发挥中枢作用的假说。

这一内涵决定了小句中枢全译说的主要研究对象:第一,小句在原语理解中的瞻前顾后作用;第二,小句在跨语交际中的中介转换作用;第三,小句在译语表达中的左顾右盼作用;最后,以小句为中枢,考察全译的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Бархударов Л. С. 1975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M]. М.
- [2]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80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 II) [M]. М.
- [3]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 [4]Quirk R.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English[M]. London.
- [5]储泽祥 2004 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J], 汉语学报, 第2期。
- [6]邓红凤 刘艳 2004 翻译单位的两种涵义[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期。
- [7]郭建中 2001 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J], 外国语, 第6期。
- [8]胡凌鹤 2003 汉译英连续传译中的理解单位和传递单位[J], 鹭江职业大学学报, 第1期。
- [9]黄忠廉 2002 变译理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10]黄忠廉 2003 句群中枢变译说[J], 外语学刊, 第4期。
- [11]黄忠廉 2004 论全译的中枢单位[J], 外语学刊, 第3期。
- [12]黄忠廉 2005 小句中枢全译说[J], 汉语学报, 第2期。
- [13]柯飞 2000 《翻译研究百科全书》(1998)点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1期。
- [14]李爱玲 武景全 1995 翻译方法论之辨[J], 上海科技翻译, 第2期。
- [15]李宇明主编 1997 汉语语法“本位”论评——兼评邢福义“小句中枢说”[J], 世界汉语教学, 第1期。
- [16]刘士聪 余东 2000 试论以主/述位作翻译单位[J], 外国语, 第3期。
- [17]罗选民 1992 论翻译的转换单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4期。
- [18]罗选民等 2001 话语分析的英汉语比较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19]申连云 2004 翻译单位的描写性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
- [20]司显柱 1999 论语篇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J], 中国翻译, 第2期。
- [21]司显柱 2001 翻译单位多元互补性理论探析[J], 山东外语教学, 第3期。
- [22]谭晓丽 2004 机器翻译的转换单位[J], 理工高教研究, 第3期。
- [23]汤碧 2001 再探翻译单位[J], 山东外语教学, 第3期。
- [24]王德春 1984 论翻译单位[J], 翻译通讯, 第4期。
- [25]王云桥 1998 谈段落作为语篇翻译的操作单位[J], 中国翻译, 第5期。
- [26]吴新祥 李宏安 1990 等值翻译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 [27]奚兆炎 1998 在高于句子的层次上翻译[J], 中国翻译, 第2期。
- [28]邢福义 1995 小句中枢说[J], 中国语文, 第6期。
- [29]邢福义 1996 汉语语法学[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30]许钧 2004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31]湛朝虎 周江林 2001 论翻译单位的本质[J], 云梦学刊, 第5期。
- [32]周方珠 2004 翻译多元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33]周迈 1997 汉语小句类型及其与英语小句的对应转换[J], 益阳师专学报, 第3期。

A Research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Central Unit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HUANG Zhong-li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om perspective of three language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clause not only is the central unit in complete translation, but also constructs clause typology system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use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is discussed with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clause central unit hypothes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clause central unit; complete translation unit; translation mechanism

收稿日期: 2007-09-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7-0349), 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础重大项目“汉语句法机制与汉外互译(全译+变译)本质探索”(02JAZJD74001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黄忠廉(1965—), 男, 湖北监利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学, 汉译语言。

[责任编辑: 靳铭吉]